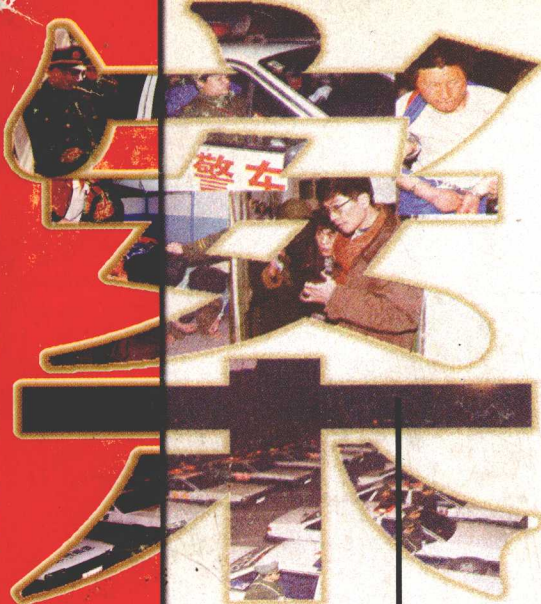


杜
帝
著



要案纪实



件

青 岛 出 版 社

案 件

— 要 案 纪 实

杜 帝 著

鲁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案件:要案纪实/杜帝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 1998.

ISBN 7-5436-1933-4

I. 案… II. 杜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6585 号

责任编辑 年维佳

封面设计 范开玉

*

青岛出版社出版

(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)

邮政编码: 266071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胶州市印刷厂印刷

*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32 开(850×1168 毫米) 7.5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

印数 1—4000

定价: 11.60 元

目 录

- 记者,你的名字叫责任(代序) (1)
- 欲火焚身 (4)
——一件因偷情而引起的杀人案
- 星期日晚上和星期一早上 (12)
——一起通奸、强奸和抢劫的案中案
- 看守所里的绢花 (20)
——女监采访手记
- 夜幕下的神秘景观 (36)
——撩开夜总会的一角
- 色情业泛滥在“路边店” (43)
——几位女招待的故事
- 山村里的老“色魔” (58)
——令人发指的强奸幼女案
- 女老板被杀之谜 (64)
——警方千里追捕擒凶记
- 一块火腿肠 索赔四十万 (70)
——误食病猪肉事件的前前后后

- “金鲨车队”的覆灭 (74)
——特大摩托车盗窃团伙落网记
- 为虚荣和“爱情”跳进火坑 (87)
——一起特大贪污案的始末
- 家庭血案 (93)
——酗酒与猜疑酿成的杀人案
- 破门、色相及其他 (102)
——青岛罕见的特大盗窃、抢劫团伙覆灭记
- “三陪”究竟陪什么？ (109)
——警方打击卖淫嫖娼犯罪活动纪实
- 开门揖盗引祸灾 (114)
——追捕窃车贼的案中案
- 夜总会的枪声 (119)
——一起特大持枪伤害案始末
- 海边游荡着一个理平头的小伙子 (125)
——匿名信疑案水落石出
- 端黑窝 (129)
——一起重大自行车团伙盗窃案被侦破
- 重刑犯在两年后落网 (133)
——一场斗智斗勇的追捕战
- 50 万日元被谁盗走 (137)
——发生在星级酒店的失窃案

- 海滨魔影..... (141)
——团伙抢劫、伤害案侦破记
- 车流中的窃贼..... (146)
——作案 20 多起的扒车团伙落网
- 雇佣打手..... (150)
——酒店竞争引发的奇案
- 谁来承担损失..... (153)
——假酒引起的诉讼案
- 入室贼鼠纷纷落网..... (156)
——几个破门盗窃团伙被擒记
- 情网下的罪恶..... (159)
——一起色情敲诈案始末
- 伤感的婚姻畸型的爱..... (164)
——一个女人的自述
- 下海还是上岸..... (173)
——文人经商的心态与经历
- 文物市场长镜头..... (183)
——关于倒卖古玩的报告
- 情海沉浮..... (191)
——一个姑娘的爱情心路

- 一只肾拖累一个企业…………… (198)
——公费医疗改革举步维艰
- 甘冒风险的新一族…………… (203)
——近几年涌现的自由职业者内情录
- 怪兽·发财梦…………… (207)
——买文物的故事二则
- 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阵疼…………… (218)
——青岛崂山马鞍子村迁移记
- 歌星与大学生…………… (223)
——李春波在“西大”
- “盼”的话题…………… (227)
——高校师生访谈录
- 后记…………… (232)

记者,你的名字就叫责任(代序)

记者应该熟悉社会,也应该交很多朋友,甚至像鱼在水中——悠游而得其所哉;但是,记者更应该在深入和融为一体的同时,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俯视社会的人,是个必须远距离、客观地报道社会各阶层喜怒哀乐、起伏动荡的“空心人”。

这不是说记者不要感情,是个冷血动物,而是说记者应从内心积极有效地克制自己,不要沉溺于“哥们”情谊,踌躇于杯觥交错、面红耳热的陶醉之中。任何说大话,为一场宴席强发新闻或为“红包”、“礼品”造新闻的人,要时刻想到你是个肩负道义、代表政府、良心、为民伸张正义的观察者和发言人。

不要怕寂寞,不要怕没人请你吃饭,也不要耐不住种种的诱惑。你背靠的是公正媒体。这仅是你的工作分工,而不代表你就是媒体。不卑不亢,热烈而冷静,是一个记者基本的准则和修养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大众的评价最无情也最公正,时间会检验一个记者的素质和能力。

一个好的记者或者编辑,他是否会常常问自己:你在这个位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吗?你不负于社会和大众给你的环境、条件、甚至期望吗?

鉴于此,这些问号应变为良知性的压力,变为向一个成熟的合格的新闻工作者靠近的推动力,靠这些推动力和压力,这个以笔和嘴代表政府、社会、大众传达客观真理、沟通信息的“媒体人”就会逐渐挽起历史和社会进步的手臂,成为无愧于

记者和编辑称号的真正新闻工作者。

这需要冲破许多阻力和困难，推开缠在身上的种种光环和诱惑，付出沉到事物深处的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和代价，捕捉被众人关注的有价值、有争议、有份量的题材和线索，而不仅仅是会议、事件的传声筒。一些发生的事件和未发生的事件，要经过记者深入的思考，传达出本质性的真实报道，有时要发出前瞻和预见性的分析与见解。

记者的称号受到社会的尊重，有时它像一个光环，人们以敬畏的心情看着它；同时，这光环也会使记者本人眩晕，忘记了是什么让自己身上放射的亮度，忘记了你身处的背景和光亮的电源。给你光环，同样也会给你黑暗，——你不为真理工作，真理会排斥和驱逐你。正如一句古语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。

庞大的社会驱动着事物的轮子，形成客观规律的轰然前行，碾死一个背道而驰的人，如同碾死一个蚂蚁。从这个譬喻上说，社会和自然的规律不可抗拒。

记者，当谨慎呵！

有一次，我接待了一位 20 多岁的青年投诉人，他被单位诬为一次事故的制造者，他感到冤枉和气愤。在向我这个政法记者叙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时，声音抑不住地颤抖。但我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记者见得多了，强词夺理、感情偏激的投诉并不一定反映事物的空面。因此，第二天，我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向控诉者单位打了个电话，问了一下情况。恰巧，单位的某位领导以冷漠的态度把那个青年投诉者贬斥了一番。我顿时没了情绪，把此事就搁了下来。

不料，几天后在一个朋友聚会的场合，有人提到某某单位死了个人，原因是单位发生了事故，怀疑是此人所为，让保卫、公安、纪委的人轮番查他，他四处求告、申诉而不被人理解，在

极端苦闷下以自杀申明自己无辜。自杀后，该单位事故的原因也找到了，原是一次机械故障所致。

当时我在酒桌上久久没有说话。我知道众人说的自杀者就是到电台找我投诉的人。假如当时我认真地为他向单位联系，认真地帮他敦促有关单位排查，假若我为此事发布了记者调查结果或是批评报道，或是力排众议为他主持公道，起码先写个内参吧，也许冤案不会造成。这是一条年轻的生命呵！一个脸色白净的高挑青年，在向某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说理时以死抗争。他的鲜血能不刺激某些部门，某些官员，包括我在内的“准凶手”的神经？

那天，我无缘由地喝醉了。我伏在桌上克制不住地恸哭，令满屋的人吃惊。我不管，我为我自己痛心，为自己一次轻心和麻痹感到不可原谅的内疚和自责。记者，你的名字应该是记录真实肩负责任的反映者，真实和责任却从你的笔下悄悄被惰性、轻率、毛躁牵走了，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与黑洞。

这特别是在一个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里，记者更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有多重，手中的笔有多沉。有时，你的一丝疏忽，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和伤害啊！同时，因了你的工作，默默无闻的人也许会声誉鹊起；因了你的工作，赫赫显要的人也许会声名扫地；因了你的工作，社会公理会彰扬光大，冤假错案会申冤昭雪；也因了你的的失误，也许会给社会、给民众造成重大的损失和无辜死亡！

记者，你的名字叫责任！

我常在心里念叨着，虽然手中的笔愈来愈沉重，但胸中似乎也愈来愈明净。

作者

1998. 5. 30

欲火焚身

——一件因偷情而引起的杀人案

1995年10月21日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平度召开了公审大会，宣判对平度市中庄镇营子屯村的李爱花、翟玉洪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随后对两人执行了枪决。

李爱花与翟玉洪系故意杀人罪而被判死刑的。1994年6月3日凌晨三时，李爱花用一杯“氧化乐果”农药，强行灌入正在仰面睡觉的丈夫孙学忠口中，致使孙学忠于当天晚上八点半抢救无效死亡。本案另一主犯翟玉洪，系李爱花的情夫，他两次唆使李爱花毒死丈夫，其行为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

祸起奸情

李爱花今年37岁，身材适中，五官端正。她从小没上过学，一直在村里务农。1977年经亲戚介绍，她与邻村大她五岁的孙学忠结了婚。案发前李爱花与孙学忠有一儿一女，女儿今年16岁，已上初中。儿子孙昆昆刚满7岁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农村常见的、和睦温暖的小家庭。

“可是人啊，什么时候才能扼住你欲望的魔鬼呢？”（莎士比亚语）。在欲火的煎熬下，有的人把淳朴和善良抛在脑后，把理智和亲情踩在脚下，成了被欲火烧死的鬼魅。

李爱花杀夫，起因就在于她的偷情。

事情得从三年前说起。李爱花的丈夫孙学忠，因小时候

有病，一条腿瘸了，身材瘦弱，只有1.65米高。天不作美，孙学忠又遇车祸，被汽车撞伤头部，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。对于同李爱花的性生活，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，有时一两个月才能支撑一次。

199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住在李爱花屋后的翟玉洪到李爱花家借木凿，他进门问：“大哥不在家？”李爱花见是翟玉洪，也不见外，坐在炕上缝着衣服，说：“又不知道上哪打扑克去了。他在家又有什么用？一个瘸子！”

翟玉洪与李爱花同岁，生日比李爱花还晚十天。他是从外村倒插门结婚来到营子屯的。一个月前，他妻子因与他吵架，一气之下抱着孩子离家出走，据说是跟另一个男人远走他乡了。翟玉洪独身一个，在性生活上也孤挨难熬。他见李爱花对丈夫不满，趁机用言语撩拨。

说的李爱花脸通红，不吱声了。

翟玉洪察觉李爱花对自己有意，就靠上前去摩挲李爱花的乳房，李爱花推搡了一阵，也就不动弹了。翟玉洪愈加大胆，上前剥下李爱花的裤子……

自此，他们一发而不可收。翟玉洪三天两头到李爱花家里来，说是看电视，只要孙学忠不在家，李爱花就打发儿子昆昆睡下，迫不及待地 and 翟玉洪偷奸野合。

翟玉洪络腮胡子，身体魁梧，一米七六的个头，浑身肌肉结实。他当过兵，见过一些世面，嘴也会说，把个李爱花哄得舒舒服服、通身泰畅。几天不见翟玉洪来，李爱花必得打发儿子昆昆去叫，说让他来看电视。有时还让孩子给翟玉洪送好吃的。翟玉洪当然明白所谓的“看电视”是指什么。

一来二去，村子里有了风声。翟玉洪就与李爱花密谋，每

到深夜，翟玉洪就从外头往里扔一块土疙瘩。只要孙学忠不在家，李爱花就出门咳嗽两声，翟玉洪再从低矮的东墙跳进来。

这期间，李爱花为翟玉洪缝洗衣服、送好吃的，而翟玉洪则常常帮李爱花干些农活。他还托人到青岛为李爱花买了一套时装。两人越来越觉得如胶似漆，情投意合。

孙学忠听到了村里人关于老婆与翟玉洪有奸情的风言风语，可是孙学忠从小就有很强的自卑心理，他又长得瘦弱矮小，除了对李爱花骂几句，并没有想到采取什么措施。

一次翟玉洪与李爱花在高粱地里野合之后，翟玉洪搂着李爱花说：“咱不能这样偷偷摸摸，在我家睡几次，到你家睡几次，心里总不踏实。我看你老头还挺能活的，快想办法弄死他，咱俩搬一块住得了。”

李爱花说：“闺女怎么办？还有昆昆。”

翟玉洪说：“我帮你拉扯孩子。”

事后，笔者在审讯案卷里看到这样一段记录：

审讯员：李爱花，你为什么 not 提出同丈夫离婚，而采用杀人的手段？

李爱花：不行。俺丈夫绝不会同意的。他自小就是个残废，家里的活主要靠我干，再说孩子也大了，我还怕离婚名声不好。

这真是荒诞的逻辑。离婚名声不好，仿佛杀人的名声比离婚还好。不过，作为李爱花和翟玉洪，也许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杀人后会被擒获，更没想到会被判处死刑。他们沉浸在杀人行动计划以后的幸福幻想里。

一个罪恶的杀人计划就这样形成了。翟玉洪与李爱花天真地认为，只要手段巧妙，也许人们不会认为是谋杀。

月黑杀人夜

6月2日这天傍晚，从地里干完活回来的孙学忠一身疲惫，回到家刚要休息，李爱花就说：“快去帮你弟弟家浇花生去，弟媳妇来叫过几次了。”听说是弟弟家的花生要浇，老实木讷的孙学忠披上汗衫就走了，他与邻居孙玉德等人帮弟弟浇花生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多。

孙学忠回到家，刚进屋门，听到炕上窸窣索索的响声，忙拉开灯，只见李爱花与翟玉洪俩人一丝不挂，正忙着往身上套衣服。孙学忠见状大怒，一巴掌朝李爱花脸上掬去，骂道：“操你娘，你这个不要脸的骚货！”翟玉洪匆匆忙忙穿上短裤，捡起衣服跳下炕，转眼就从院东墙跳出去了。生性老实的孙学忠不敢朝壮健的翟玉洪吆喝，只有迁怒于老婆。

这时，门外传来孙学忠弟媳妇的喊声，原来是让孙学忠到她家去吃饭，说是浇了一晚上的地，让孙学忠陪另外两个人喝点酒。

孙学忠正在气头上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不去！什么也不吃！光吃气就吃饱了！”弟媳妇隔着墙吆喝了几声，见大哥不去，走了。

此时，儿子昆昆在炕的最里头，睡得正香。孙学忠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也不管了，脱下汗渍渍的衬衣，往边上一扔，倒头就睡。

李爱花躺在炕的最外边，翻来复去睡不着，耳边传来孙学忠的呼噜声，她心更烦了，结婚快二十年了，她本来已经习惯

了丈夫的打呼噜，可今天那鼾声使她坐立不安。晚上翟玉洪过来跟她睡觉时，催问她到底什么时候动手，并说，再拖下去，他要考虑搞别的女人了。

其实，剧毒有机磷农药就放在几步远的西屋里，那是为了给果树杀虫用的。李爱花犹疑再三。

院子里“咚”地一声响。李爱花听出是一块土圪瘩落地。她悄悄地披衣下炕，推开屋门，走到院墙东边，翟玉洪正拿一个手电筒，在墙外头站着。

据目击者说，那时是下半夜两点多钟，朦朦胧胧见一个男人拿着手电筒，隔着院墙与李爱花喊喊喳喳，不知咬什么耳朵，几分钟后，见两个人分头走了。

凶杀案发生在下半夜三点。

李爱花蹑手蹑脚到了西屋，从盛农药铁桶里提出一小瓶“氧化乐果”，到碗橱里拿了一个茶杯，把农药倒进杯里，一股恶臭直刺李爱花的鼻子。她端着杯子快步走到东屋。孙学忠仰面躺着，口张着，鼾声依旧。

李爱花上了炕，蹲在孙学忠肚子边上，右手端茶杯，左手扳着孙学忠的嘴，一下子把杯里的农药朝孙学忠嘴里灌去！孙学忠突然醒了，喉咙里呜呜隆隆，他拼命要坐起来，可是李爱花压着他，孙学忠就往外吐，枕头上、被子上沾了不少农药，一股臭味弥漫整个房间。

孙学忠挣扎着坐了起来，李爱花跳到了炕下边，孙学忠边吐边说：“谁给我灌的药？”

李爱花脸色如纸，咬着牙说：“我灌的。”

孙学忠哆哆嗦嗦地说：“咱这日子过到头了吗？咱这日子过到头了吗？”他的声音越来越高，带着哭腔。

边说着，孙学忠下了炕，晃晃悠悠走到正间，从缸里舀了一瓢凉水，漱了漱口。大概他感到口渴，后来又喝了几口凉水。

孙学忠说：“爱花，你怎么好这个样？你怎么好给我灌药？”这时，他的鼻涕也流了出来。

大概是晚上开灯，加上吵吵嚷嚷的说话声，惊动了邻居孙玉德，他在门外喊，孙学忠去开了门。进到屋里，闻到农药味，孙玉德说：“伙计，怎么啦？家里吵个架，喝药干什么？”

孙学忠说：“不是喝，是灌的”。

这时孙学忠嘴里往外涌白沫，孙玉德催着要带他上医院。到了院子里，孙学忠又进屋来拿衬衣，当时他只穿一条短裤，光着上身。

孙学忠说：“我的小褂呢？”李爱花听出他说话的声音也变了，嘶哑、浑浊。李爱花把他的衬衣扔过去，孙学忠晃晃悠悠地走出了门外。

外边天还未明，漆黑一片，月亮不知躲到哪去了，沉重的夜色笼罩着大地。

孙学忠这一去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当天（6月3日）晚上八点三十分，他死在医院里。

肢裂的家庭

孙学忠经平度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力抢救，终于因剧毒有机磷烧穿肠胃，引起大吐血，导致呼吸、循环系统衰竭死亡。

孙学忠的弟弟在临沂市汽车站干民工，接到妻子发来的电报，火速赶回平度，但只见了哥哥的骨灰盒。

当时是夏天，尸体不好存放。村里的老人合计了一下，第二天就用拖拉机把孙学忠送火化场火化了。

孙学忠的弟弟感到哥哥死的蹊跷，抱着骨灰盒痛哭一场后，到中庄镇派出所报了案，他要追查哥哥的死因，找出杀害哥哥的凶手。

当地派出所和平度市公安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。李爱花申辩说是孙学忠呕气服毒自杀，翟玉洪也四处散布说孙学忠是同老婆打仗喝药的。但人证物证俱在，在强大的审讯攻势下，李爱花终于说出杀夫的经过。

但李爱花和翟玉洪并不知道他们将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在孙学忠被送到医院抢救的当天，翟玉洪用自行车驮着李爱花，还到坐落在几十里外的平度第二人民医院去看望孙学忠。路上，他们既忐忑不安，又有些兴奋，在自行车上，李爱花搂着翟玉洪的后腰，像一对出门的夫妻。

翟玉洪说：“咱们攒点钱，以后出去旅游。”

李爱花说：“再也不用听那死鬼打呼噜了。”

翟玉洪说：“我保证对你好。”

李爱花说：“我也对你好。”

孙学忠躺在病床上打吊瓶的时候，见李爱花坐在床头，挣扎着去用腿蹬她、踢她，用仅能发出的微弱声音嘟囔着：“判你三年，至少三年！”

大概孙学忠以为法律会判李爱花三年徒刑。

经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，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李爱花与翟玉洪长期勾搭成奸，为达结婚目的，二人共谋用农药毒死他人，情节恶劣，后果特别严重，其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。李爱花亲手实施杀人的行为，系本案主犯；翟玉洪主谋策划唆使他人实施杀人犯罪，亦系本案主犯，依法均应严惩。